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



卷二十七
之二十八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二十七

定公

名宋襄公子昭公弟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經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

即位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

雩

無傳

立煬宮

冬十月隕霜殺菽

無傳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

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蒞政衛彪偃曰

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音義

道光二十一年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二十七

定公

一

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

也魏獻子屬音燭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

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音上其柏椁

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是役周劉盩主之與其事者原壽過晉魏舒主之與其事者韓簡子不信士景伯彌

牟蒞政謂魏舒代劉盩為政也故曰易位彪俟前年譏舒南面今年譏舒蒞政見晉

霸業日衰大臣失禮大陸者爾雅廣平曰陸地在今脩武北吳澤也甯在今脩武林

火田也既田而卒柏槨喪大記云大夫柏槨土雜木槨范獻子鞅代為政貶舒使不

從大夫禮正月秋泉合諸侯或云即前年十一月會晉用夏正前年夏正十一月即

周正今年春正月也。元年當書正月即位。不即位則當書王正月以見意。定公六月始即位。故祇書春王。

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裁。才代宋仲幾不受

功。曰。滕薛郎。音倪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

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

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

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

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

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去聲若復舊職。將承

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

焉。音薦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

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

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

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

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

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

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

張後。不從諸侯。晉女。音汝叔寬曰。周衰弘齊高

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好也。

孟氏會成。周之役。已書于前年。庚寅正月十六日也。裁謂設板築三旬而畢。謂二月望畢工。宋以滕薛小邾本宋屬國。三國受功役。則宋可免。薛以列國當自通于天子。不當爲附庸。以已功爲宋功。因據僖二十八年踐土載書。欲復舊職。宋言薛屬宋。即舊職。薛宰以邳薛歷夏殷。皆王官。是舊職當自通天子。晉從政者新謂范鞅新爲政。宋謂山川鬼神不忘者。蓋誣踐土載書。執之歸晉。三月歸諸京師。以不受功之罪也。高張後至。晉無如之何。又誘萇叔違天。城成周。蓋萇宏之謀。宏後爲周晉所殺。在哀

夏三年

左傳讀本卷三十一

定公

三

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

子亟

去聲

言於我。未嘗不中

去聲

吾志也。吾欲與

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

孫。易

音亦

幾音祈

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

辭曰。羈未得見。

音現

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

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

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

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

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

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隕。音隕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隕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叔孫成子名不敢。季孫言于家子中，其志者謂先枉國時聽命，謂此時事皆諮之。易幾謂哭臨相避不同會。公行，公為昭公。公子宋、昭公弟定公也。貌而出謂但從亡寇而出謂本與伐季氏乾侯。晉地。壞隕，適晉之道。成十六年公會晉，出于壞隕是也。

道光二十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三

四

時定公亦從昭公亡在外。至壞隕乃先入。癸亥喪至。戊辰即位。依諸侯五日殯嗣子常禮。

季孫使役如闕

日暫切

公氏將溝焉。榮駕

音加一作

駕一鴟。鴟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

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鴟

曰：吾欲為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

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音焉用之。乃止。秋，七

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

溝而合諸墓。

闕魯先公墓所在。闕公氏蓋公墓大夫。使役如闕公氏。使役徒往就之也。將溝焉。于公墓昭穆之次。別溝斷之。乃止者。不溝而別葬之于外。孔子乃溝其外。而統合之于內也。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煬公伯禽子。名熙。繼兄考公立。其廟已毀。昭公出時。季氏蓋不欲昭公後有魯國欲立其弟。故禱煬公。今昭公死于外。弟果立。故立煬宮。傳言季氏誣鬼神。

周鞏簡公奔其子弟。而好去聲用遠人。

鞏氏周卿士。遠人。異國之人。

經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

道光二十一年 左傳讀本卷三 定公 五

觀去聲災無傳。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

門及兩觀無傳。

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賊殺也。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

我伐桐。為去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

于豫章。吳人見音現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

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

楚公子繁。

殊

桐。今桐城。舒鳩羣舒之一。今舒城西至霍山皆其地。巢。今巢縣。地皆相近。豫章。淮南

地。吳使舒鳩誘楚伐吳。而吳僞為楚討桐。使楚不忌吳。楚吳相拒于豫章。又潛圍巢。

因敗楚師。又取楚巢邑。子胥所謂多方以誤之。

邾莊公與夷射

音亦。姑飲酒。私出。闔乞肉焉。奪

之杖以敲

若學切。

卒

夷射姑。邾大夫。私出。小便也。敲從及高聲。擊頭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無傳。

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道光二年。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三十一

定公

六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闔以

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闔曰夷射姑旋焉

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

卒先聲葬以車五乘

去聲。殉。辭俊切。

五人莊公卜

皮彥急而好去聲潔故及是

門臺。觀臺也。旋。小使也。闔。不得肉又被敲。因誣夷射姑。牀。坐牀。鑪炭。時夏正十二月。

坐隅。熾炭。廢。墮也。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者。杜預云。欲藏中潔。故先納車殉。位置定。

始納棺也。躒疾也。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

其勇也。

平中晉地。觀虎晉大夫。

冬盟于郟。修邾好也。

郟即拔。邾在魯邾東。兩君新即位。修舊好。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

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

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

肅爽音霜一作霜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

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去聲者。許之。飲去聲先

道光二年 武英殿刊刻左傳讀本卷三十一

定公

七

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

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奔國

家。羣臣請相去聲夫音扶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

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間

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

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同也。明日禮

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去聲。曰。余所

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

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音致焉。而請伐楚。

肅爽。賈逵本作肅霜。云色如霜。統馬融云。雁也。其羽如練。萬首而脩頸。馬似之。天下稀有。隱君身。言憂困。相助也。夫人養馬者。言助夫養馬之人。以饋馬也。官不共。子常。誣言有司。不曾供給。遣歸之禮。沈玉。盟于漢神。

經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無傳三月

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

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國夏子召陵侵楚夏四月庚

辰蔡公孫姓一作生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

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音又杞伯成

卒于會無傳六月葬陳惠公無傳許遷于容

城無傳秋七月公至自會無傳劉卷卒無傳

葬杞悼公無傳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

帥師伐鮮虞無傳葬劉文公無傳冬十有一

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

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音邵謀

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

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

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

道光二年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三

定公

八

乎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

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祗音取勤焉。乃辭蔡侯。

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

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

公曰。會同難。噴音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

佗一作鮒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

展四體。以幸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

共同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

稷不動。祝不出竟。同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

弗音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去聲

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

也。及臯鼬。音將長音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

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

去去聲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

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

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

周公相去聲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去聲同

道光二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二十七 定公 九

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音甫之繁。

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

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

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

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一作陪。敦。祝宗。士史。

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

而封於少皞之虛。下同。分康叔。以大路。少皞。

靖七見。棧音吹。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

繁音婆。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音軫。土略。

自武父音甫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

土。以共供王職。取於相去聲。土之東都。以會王

之東蒐。聘乃甘切。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

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

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鞶。沽音姑。洗音息。懷音典。姓九

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

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

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

分也。唯不尙年也。管蔡啓商。甚音忌。聞去聲。王室。

道光元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三

定公

十一

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

同繁素達切

蔡字如叔以車

七乘

去聲

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

去聲

帥德。周

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

音現

諸王而命之。以蔡

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

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

爲大

去聲

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

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

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

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

道光二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三十一

定公

十一

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

平聲

魯申衛武

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

一作壬

臣。莒期。藏在周

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

德。將如之何。襄弘說

同悅

告劉子。與范獻子謀

之。乃長

上聲

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犬

去聲

叔

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

去聲

之臨

去聲

甚哀。曰。黃

父

音甫

之會。夫子語

去聲

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

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

同傲

禮。無驕能。無復怒。

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召陵。今郟城地。經書臯鼬盟。今臨潁地也。中山不服。謂前年平中之役。晉既辭蔡。又以軍中假鄭羽旄。而使賤者旆之。羽旄者。注旄于干首。其下有旒。繆下未如燕尾。則為旆。假人羽旄。而自旆用之。又使或者賤人旆而出。言晉入貪鄙而妄。會為謀。蔡而辭。蔡又有此事。故失諸侯。祝佗言供二者。謂供宗廟。又供會同也。軍行有軍社。以遷廟主及社主行。所謂賞于祖。戮于社。于是有祝從。若君與卿行從者。師旅非行軍。則祝不當行。靈公強之。是會盟。晉主之。以周為名。周襄宏事。劉文公。故衛私于安。周公廉叔。唐叔。皆有德。謂文公。武成。康之伯。猶多者。言長于三人者。尚多。史記。蔡叔為周公弟。賈逵以蔡叔為周公兄。則魯衛皆蔡弟。或左氏古文說如此。以僖二十四年。富辰數文昭。蔡在魯前也。分器以示榮寵。佗陳衛晉之事。以感盟主。而以魯先之。尹天下。

尹正也。大路。金路。巾車云。同姓以封。鄭注云。以金飾末。大旂者。曰璜。即八年之寶玉。璜。夏所傳之玉。半璧曰璜。即八年之寶玉。封父。古國名。繁弱。弓名。即八年之大弓。殷民六族者。本魯地。殷時大族。魯有長勺地。即六族之一所居。類醜。言族眾也。職事者。供其事也。土田陪敦。謂封建土田。又以附庸之國。加厚之。備物典策。服虔云。國之職物。皆備典策。古籍及魯所舊有。易象春秋。韓起所見之屬。官司謂秩位。彝器謂常器。商奄之民。杜預云。流散至魯。因懷柔有之。命以伯禽。劉炫云。命書也。少昊之墟。即曲阜。賈逵云。少昊居窮桑。在魯北。登縞。帝居于魯。少皞。鄭康成云。以帛素飾側。縞。縞。旆。旆。縞。縞。絳。色。縞。旆。皆以絳。帛綴之。大呂鐘名。封畛。土略。溝。上道。為畛。容大車。略界也。封培。經界之。武父。衛北界。有閭畿。內朝宿地。如魯之許田。相土。在東。周畿。

內其東都杜預謂是助祭泰山地如鄭之
 秩聃季授土時為司空陶叔授民時為司
 徒啓以商政疆以周索謂政因其舊俗疆
 理土地則用周法索如量銘時文思索之
 索法也密須作鼓國名闕鞞甲名沽洗鐘
 名懷姓夏遺民有九大族職官五正夏五
 官之裔晉因夏俗用夏政其疆理土田則
 疆以戎索謂不能井田以犬原近戎籍談
 言晉居深山拜戎不暇故田用戎法管蔡
 啓爾懋聞王室者言誘殷遺毒害窺伺周
 也蔡蔡叔謂散其人所留與者七車七十
 人也五叔無官謂管蔡曹成霍杜預不數
 曹叔以毛叔聃益之謂曹叔為異母弟曹
 伯爵在甸服不如晉為列國亦非尚年踐
 土盟在僖二十八年其載書衛在蔡前時
 衛為叔武非衛君猶在蔡上此陀述載書
 言晉重者為晉諱又二名不偏諱也踐土
 書蔡在衛前者經書會次不書盟次此盟

先衛經書會次亦先蔡也長衛侯于盟謂
 經五月臯鼬盟經會劉子即秋劉卷卒葬

劉文公也經言陳子陳侯吳二月卒六月

陳惠公始葬也經言許男即六月許遷于

容城也許畏鄭此會晉失諸侯許為楚所

遷容城應劭云華容則今監利地或云容

城在今葉西蓋自白羽又遷經言杞伯即

卒于會者也傳言中山不服故經書七月

土鞅伐鮮虞鄭世叔卒于道趙鞅記其九

言復怒謂重怒也黃父會在昭二十五年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秋楚為聲沈故圍蔡伍負為吳行人以謀楚

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

普鄙切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

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致音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音於

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

常曰。子沿悅全切漢而與之上。上音下。去音我悉方

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遂音直轅冥。隄子濟

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旣謀而行。

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

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去音子。而

好去音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

道元一年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

陳。去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

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去音而逃之。將何所入。

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

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

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

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

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

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

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

去聲

去聲

乘廣聲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

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

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

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

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澁。五戰及郢。

七餘切

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庚

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

道光二十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五

定公

五

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戍

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澁。傷初。司馬臣闔廬

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

音鉤

甲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

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甲布裳。剄而裹之。

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

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

之。中

去聲

肩。王奔郢。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

蘇而從。郢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

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音汝剛亦不吐。不侮矜音切。寡不畏疆禦。唯

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音智也。必

犯是。余將殺汝。音汝同。鬪卒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

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

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音異及寡人。以弊天

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

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

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

辭。吳曰。以隨之辟音僻。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

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音去而弃之。何

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音境同。敢

不聽命。吳人乃退。鑑音鑑一作鑑。音慮。金初宦於子期

氏。實與隨人要音平聲言。王使見。音現辭曰。不敢以

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

道元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三十一

定公 十六

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

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

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

蛇，以荐在薦切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

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平聲若

鄰於君，疆場音亦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

分去聲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

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

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

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

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去聲之賦：

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道光二十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三

定公

七

沈。今沈邱。楚屬國。晉不助蔡，而使蔡滅楚。

與國。是晉之妄。蔡因用其命，所謂憤兵。伍

負伯嚭同謀。楚。蔡以晉挾其質而役蔡。不

為蔡伐楚，故因負嚭伐楚。唐亦從伐以兵

屬。吳蔡故不書于經。吳師泝淮至淮泗，乃

舍置其舟。陸路之師自淮泗豫章南行至

漢。與楚夾漢水而陳。楚左司馬戍，欲令尹

師得濟而自從。今裕葉方城外。東北毀

吳。淮泗所置之舟，還塞。今信陽城。口之

三隘。曰大隧。曰直轄。曰真阨。亦曰鄆隘。而

與

後楚。今尹濟漢伐之。塞隘之師，自後擊之。

則吳不能進退。必大敗。既謀定而司馬行。楚武城尹名黑者。以為楚軍用器多皮革。不可久住水涯。當速戰。史皇則謂楚人本愛成。依成謀。則功成歸成。今尹囊瓦當得漢軍。乃始決背成謀。不待司馬師還。而自濟。漢軍于小大。二別之間。三戰皆不利。小別大別。漢地理志云。在安豐。此在漢北。亦當在柏舉之東。柏舉。今麻城地是也。今言地里者。小別在漢川北。大別漢陽縣東北。杜預云。漢在大別南入江。然則二別在江夏界。預鎮襄陽。知其地名。其說為擬度之辭。知晉時江夏尚無二別山名。今知者。漢水之北。東為小別。西為大別。又西為柏舉。又西南為清發。清發。今安陸涓水也。雍濞。今京山地。鄧。楚都。時都今江陵。自此遷都。則今宜城地。令尹出奔鄧。史皇以兵車死。史皇。小人。以一言媚疾。喪師破國。一死不足。以謝衆。囊瓦則無恥之甚。楚師在外。故都城不守。季芊者。昭王妹。字界我。睢。當陽縣北沮水也。今其地有楚昭王西涉處。隧。象者。賈逵云。以火燧繫象尾。使奔吳師。驚却其衆。王得脫也。楚近南服。畜有象。執燧象者。引象行。燧將然。則放之。以班處楚宮。言吳人師無紀律。子山。吳王子。夫璆。楚宮。言弟也。左司馬戍行。至今息縣。聞楚師違約而敗。遂還。追吳師。敗之于雍濞。而身被重傷。恐為吳所擒。初。戍曾為吳臣。不欲吳人見其首。故其屬吳句甲到而藏之。傳言司馬忠壯也。楚王西涉睢。又南。濟江。入于雲中。雲中者。大澤。江北為雲。江南為夢。合名雲中也。鄖。在楚西。其宰蔓成。然之子鬬辛。辛弟懷。以父于十四年見殺。因欲弑王。辛止之。不茹者。不啜食之。滅宗廢祀。言犯大逆也。隨國。今隨州。不啜食之。滅宗廢祀。言犯大要言。謂說隨使免王。使見。謂引以比公臣。

以約爲利。謂因亂困要榮利。割心。謂刺心前血。復楚。謂報楚仇。封豕。大豕。荐食。數數侵蝕。取分。謂分其地。分楚地。及有楚國。或撫存楚國。設三說。以于秦求救也。無衣詩。言與師修戈矛戟。與子借作偕行。同仇。詩三章。章三頓首。故九頓首。

經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無傳夏

歸粟于蔡 於越入吳 六月丙申季孫意

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無傳冬晉

士鞅帥師圍鮮虞

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昭二十六年。子朝奔楚。此蓋因吳殺之。皇覽言。子朝冢在。南郡西鄂縣。西鄂。晁氏。自道光二十一年。武英殿刊刻。左傳讀本卷七。定公。尤。

云子朝後。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蔡前年秋爲楚所圍。饑乏。故諸侯歸之粟。亟。急也。賈逵云。不書所會。後也。蓋魯至今

夏始歸粟。後于諸侯。

越入吳。吳在楚也。

經言於越。於。發語聲。策書從其告語。史記云。越聞吳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

六月季平子行去聲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

陽虎將以瓊音璠煩音煩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

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

洩為費宰。逆勞去聲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

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東野。季氏邑。房。蓋魯東防也。行。巡略之。輿。璠。美玉。蓋君佩山元荀躒使季孫歸祭。季氏蓋攝君事。玉藻云。君與尸行接武。大夫

繼武。季氏先接武步。則佩璠。今定公立。改繼武步。則當改用大夫水蒼玉。所謂改

步。則改玉。不當以先佩玉斂尸也。季孫意如。諡平子。子斯諡桓子。公山不狃。字子洩。

為費宰。陽虎與仲梁懷為季氏家老。家臣。季氏無君。亦自衰微。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

去聲。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蓬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

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

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

獲蓬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

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

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

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

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

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

道元二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三十

定公

十

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
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
闔輿罷音疲闔輿罷請先遂逃歸葉音攝公諸梁
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
正視。

秦師蓋出武關由南陽至江陵稷今桐柏地沂亦楚地柏舉在麻城軍祥在隨州唐今南陽唐縣堂谿今西平遂平郟城界雍澁在今京山麋在今巴陵公壻之谿巴陵東地子蒲子虎秦大夫大夫生死皆曰獲遂射蓋死于陣其子收散卒合子西之師復敗吳也夫槩王敗走楚蓋吳歸後事傳終言之闔輿罷楚大夫請先謂偽服吳請

道允一年

左傳讀本卷三

定公

三

先行歸吳諸梁為葉尹曰葉公與后臧皆沈尹戌之子不待其母言同獲同逃而道棄之甚不孝之甚。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

音甫

文伯而逐仲

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

音督

己丑盟桓子

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誛逐公父歇

音觸

及秦遄

皆奔齊

乙亥九月二十八日丁亥十月十一日稷門魯南門公父文伯名歇公何藐皆季氏族秦遄之妻季公父公鳥之妹

見昭二十五年遄季武子壻也

楚子入于郢初鬪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

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音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亶音涉其祭。音不與

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

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

惡。王賞鬪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鬪巢申

包胥。王孫賈。宋木。鬪懷。子西曰。請舍音懷也。

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音君

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

其又為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

以為女子。遠音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音

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

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

由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

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

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

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

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九月吳師歸。楚昭王復入郢都。成曰：「在今漢川縣。」志前惡言，示不忘此難。鬬辛及鬬懷者，謂懷初欲弑王，故請置之不賞。申包胥尤子，旗者謂蔓成然，以有功平王而求欲無厭，見殺也。事在昭十四年。申包胥常引以為戒。鍾建為樂尹者，本冷人。鍾儀之裔，其後楚人。鍾子期亦以知音聞。蓋世官也。脾洩，楚地。蓋在鄭與隨之間。為王輿服保路者，權制以收散亡。時復國，子西為令尹。使由于城麋，辭之不許。城畢而不知城高厚，傳言初復國政事草創，不能如辭者。子西海之，言知其不能，不如聽其辭。由于亦以為然，自引受戈。及子西脾洩，事證之。傳言楚有賢臣，所以不亡。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道光二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三

定公

重

觀虎役在三年。此傳並解四年秋經。

經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

許男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無傳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

人樂祁犁。冬城中城。無傳季孫斯仲孫忌

帥師圍鄭。無傳

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經書游速游吉子也。滅者君死曰滅。哀元年有許男從楚圍蔡。時許男被執。子元公

立成

二月公侵鄭取匡去聲為晉討鄭之伐晉靡也

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

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

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

禮也昭公之難去聲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

非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

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音致此

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

可乎去聲大嬖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

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

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道光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三十七 定公 齒

匡鄭地取匡經不書蓋歸之晉伐晉靡事

見六月傳經書冬城中城杜預云因此後

懼鄭也成九年城中城杜言在東海厚邱

則今汴陽地與鄭東西不相涉或作東郡

康邱為今范獻地亦非鄭魯道也昭二十

一年宋城舊鄆及桑林之門乃城內復分

作一城中城或此之謂豚澤衛東澤名不

假道而過師又使軍帥徜徉行人都城中
虎欲置季孟于死地也彌子瑕衛文公鼎名
叔文子公孫發也文之舒鼎衛文公鼎名
成之昭非賈逵云寶龜也成公所遺鞶鑑灼
北昭明定之鞶鑑定公所遺鞶帶以鏡為
飾小忿蒙舊德謂舊于魯
有德今以小忿蒙覆棄之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彊上聲使孟懿

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

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

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

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

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

故彊爲去聲之請。以取入焉。

鄭俘。今年春之俘。報夫人之幣。蓋晉先有夫人來聘之使。不書于經。聘夫人與聘君

同使。陽虎欲困辱季孟。強分命之。孟懿子即經書何忌。冬圍鄆。仲孫忌者。史文闕何

道光二十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三 定公 三

字也。晉兼享季孟。蓋簡略之。何忌與范鞅問答。欲露陽虎與魯三家不能相安之隱。

強爲請以取入。謂爲請以取入。晉乃僞爲強辭。實則三家欲逐陽虎。患其適晉也。

四月己丑。吳大去聲子終纍音雷敗楚舟師。獲潘

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

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

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都。音若而改紀其政。以

定楚國。

終纍。史記作夫差。如閩廬初名先也。杜預云。夫差之兄。潘子臣。小惟子。七大夫。皆楚舟師。帥陵師。陸路師也。子期爲之帥。繁揚。今阜陽縣之鮑陽地。史記言此役吳取楚。

番。則今鄱陽縣。蓋舟師所取。子西之喜。言
揚懼則獲吉。以鎮衆志。遷郢于都。今宜城
地。楚自此終春秋。皆都宜城。後
復還江陵。又遷陳郢。又遷壽春。

周儋丁甘切。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

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

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

儋。翩。子朝。餘黨。馮。同。鄆。說文云。姬姓之國。
滑。古滑國。胥靡。周邑。負黍。今登封地。狐人

亭在許州闕外。謂伊闕山外。鄭伐周。在今
年二月。魯侵鄭之前。六月。晉始戍而城之。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

今使去聲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

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惟寡人說

悅音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

亦不亡。惟君亦以我為知難去聲而行也。見音

溷侯困切而行。趙簡子逆而飲去聲之酒於繇上。

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

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音禍。弗可為

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

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

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道光二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三

定公

美

樂祁宋司城其子名潤其宰陳寅諸侯至
晉各有所主宋主范氏鄭主韓氏是也楊
楨說文云闢檻也蓋以楊為楸材或云楸
干也楊木為之以禦矢趙氏逆樂祁驛為
之主范氏以其私飲酒為不敬二君不罪
趙氏而罪客晉政出多門又是非倒亂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

詛於五父音甫之衢

亳社廟屏也謂盟于屏外盟
辭不記蓋言政不由季氏

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音猶辟僂翩之亂也

姑蕕周地

經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

道光二年 武英殿刊刻左傳讀本卷三

定公

三

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

侯衛侯盟于沙 大雩無傳 齊國夏帥師伐

我西鄙 九月大雩無傳 冬十月

傳七年春二月周僂翩入于儀粟以叛

儀粟周邑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鄆即今鄆城陽關在今寧陽縣東北或云
鄆即昭公所居之鄆在今東平前年冬季

孫斯仲孫何忌圍鄆蓋貳
于齊今齊歸之虎據之也

夏四月單音善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窮谷。周地。尹氏時助詹翹。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鹹。在今濮州。衛地也。瑣。即沙。今元城地。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上音甫父音甫

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音規規音規伏

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始占夷切。」

一作黃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

道光二年。道英殿刊刻。左傳讀本卷五。定公。

女。虎懼。乃還。不敗。

國。夏國。佐孫也。公斂。處父。孟氏家臣。苦。黃。季氏家臣。宵軍。謂夜攻之。將陷季孟也。墮。伏。蓋知其謀。毀軍容。而潛伏待之。季孟入衛。南門出。東門及宵軍。齊師知其危。不敢有言。此役。家臣能相制。二家所以不亡。經。秋。再書。大雩。旱也。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

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音氏

而後朝于莊宮。

慶氏。守姑。猶大夫。黨氏。都城內大夫。戊午。十一月二十四日。己巳。十二月五日。傳。午。日。無。月。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二十七

道光二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二十七

定公

无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二十八

定公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傳無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傳無曹伯露

卒傳無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

師于瓦公至自瓦傳無秋七月戊辰陳侯柳

卒傳無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

公傳無九月葬陳懷公傳無季孫斯仲孫何

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傳無

道光二年
武英殿刊刻左傳讀本卷二十八 定公

從祀先公 盜竊寶玉大弓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

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

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

斃偃且射子鉏中去聲頰殪顏息射人中肩退

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

先其兄會乃呼去聲曰猛也殿去聲

陽州今東平西北襄三十一年齊伐陽州昭二十五年公次陽州蓋界上邑前在魯今在齊也顏高顏息冉猛冉會皆魯人高弓百八十斤以漢志推周時斤兩百八十

斤。為二千八百八十兩。重六百九十一萬二千黍。以今稱較之。為六十九斤零。仍係常弓。其時傳觀。或弓製有異。或六鈞字轉寫有異。奪人弱弓者。高弓傳之。他人不及自取。乃奪他人弓。弱于六鈞者。而驟為齊人籍邱子鉏所擊。與一人俱仆。高既偃仆。猶以他人弱弓射殺子鉏也。息射齊人中眉。蓋幸中。而偽言志曰。中眉為無勇。誇命而素不差分寸也。魯師無紀律。猛欲先歸。而偽託足疾。其兄見歸師猛不在列。乃大猛呼妄言。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

穀城。穀水上城。在今洛陽西北。古孟國地。在今河內。儀栗。簡城。皆周地。

道。光二年。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二十六

定公

二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去逆其

使。

去聲。

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

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

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

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

曰。宋將叛晉。是弃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

于犬

去聲。

行。杭音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

求成焉。乃止諸州。

趙鞅。宋新所主也。故為宋請。士鞅。即范獻子。子梁。即樂祁。士鞅憾樂祁。故始終誤之。

大行晉東南山。歸宋道也。州晉山外地。今懷慶河內。

公侵齊攻廩丘之郭。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

復侵齊。以陽州役未得志也。廩丘。今范縣地。衝。攻車。以陷陳者。主人。廩丘人也。濡馬褐。謂以馬褐濡水救衝焚。杜預云。馬褐。馬衣。蓋韉韍之具。魯本攻郭。郭中。人出。魯人反奔。賈逵云。主人出。魯師奔走。卻退。無戰備也。杜預云。攻郭人少。遣後師奔走。往助。故冉猛偽逐廩丘人也。猛前陽州役先歸。陽虎惡而諛之。偽不見猛。而自言猛在此。

道先二年。左傳讀本卷天

定公

三

必敗。猛聞之。乃強逐廩丘人。既見魯人無從已者。不敢獨前。乃偽顛于地。虎乃笑。其客氣。生平盡偽。

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苦越。即苦夷。季氏家臣。與陽虎異黨。時魯君臣禮廢。師無紀律。陽州廩丘二役。所謂否臧凶也。傳附此于二役之後。歎魯之衰。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杭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經但書會瓦。不書救者。晉師來。齊已去。但會而已。瓦。衛地。今滑縣東南。瓦岡集也。范獻子士鞅為卿。趙簡子鞅。中行。文子荀寬。皆大夫。三人會魯。卿羔。大夫。鷹。魯人自此亦以羔為上贄。周禮大宗伯云。卿執羔。大夫執鴈。鄭眾云。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故傳曰。惟卿為大夫。晉卿當大夫。正執鴈。而執羔者。僭也。魯效之。記禮所從壞。

晉師將盟衛侯于鄆。音專澤。趙簡子曰。羣臣誰

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

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音薦得視諸侯

將歆。涉佗子對切衛侯之手。及挽。古腕字衛侯

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

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

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

晉詬呼豆切語去聲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

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

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

子為質。音致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

之子。敢不皆負羈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

衛國有難。去聲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

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

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鄆澤衛地。晉救魯師還，就衛盟之。趙鞅橫挑衛釁，涉佗成何，藉肆無禮，衛請晉執牛耳者盟時，卑者執牛耳，尊者涖之。衛君晉臣當臣執之，晉人不肯言衛君不得視君禮。於敵時，又濟掣衛君手腕，王孫賈因言無禮之盟不當受也。次于郊，謂不肯入國，激怒國人。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

道光二十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五

定公

五

遂侵衛。

伊闕，謂六年鄭伐周役，蟲牢，鄭地，即桐牢。今封邱地。成桓公，周卿士，但會不帥師，故經不書晉侵衛，以衛叛故。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冬，衛鄭盟于曲濮，相結叛晉。曲濮，濮水曲處，衛地。今濮州境。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

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

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聲三桓，以季寤更

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

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音甫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音皮切盾音允夾之。陽越殿音去聲。將如蒲圃。桓子咋音同切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

道光二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三

定公

六

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去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去聲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同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

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去聲者曰嘻速

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

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同舍音舍音爵於

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謹音陽關以叛

季寤字子言季桓子弟公鉏極季氏族公山不狃費宰也叔孫輒叔孫氏庶子叔仲

志帶之孫五人皆不滿所欲林楚季氏家臣公斂陽即鮒父孟氏家臣魯自文二年

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是為逆祀今從順之正其位祘于僖公者是僖公廟用祘禮僖

已親盡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則其廟未毀從祀者杜預云閔公僖公服虔云自僖公

以來昭穆皆逆今順之故統言先公陽虎為此以將為卿執國政求媚于神蒲圃魯

道光十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三十一

定公

七

地都車季氏都邑之兵虎欲以壬辰殺季氏癸巳攻二氏也虞人為燕獵之備以鉞

盾從季氏車虎在前其弟越在後昨謂林楚見事急驟于之徵死言必死適孟氏路

過孟氏往冀逃死孟氏豫窺其謀于壬辰聚徒役託為支子公期築室尚未興工其

徒在門外聽命也虎失季孟乃劫公與叔孫州仇伐孟氏孟氏都車適至公再戰皆

敗虎乃出奔說甲如公宮知二氏無能為寶玉大弓者公羊言寶者龜青純玉者璋

判白大弓者弓繡質劉歌左氏說寶玉者夏后氏之璜大弓者封父之繁弱魯建國

分器故寶之違之徵死者言必死喜於徵死者言喜免於必死之難虎出故季寤亦

出徧置爵於季氏之廟亦知季桓子不足畏謹陽關皆近鄆地

鄭駟歛嗣子大叔為政

駟敬。字子然。駟乞子也。又汎營焉。羊豢回以告之。其

經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無傳。得寶玉大弓。六月葬鄭獻公。無傳。秋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秦伯卒。無傳。冬葬秦

哀公。無傳。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

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

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音崔經而

告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

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

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

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且逆子梁

之尸。樂祁子梁之尸。在晉州。宋將受盟于晉而

逆之。桐門右師。樂大心當往而辭。大心至

子梁子樂溷子明舍子明逐出之。互相譏

子明譖之。謂大心欲害戴宗。樂氏戴公後

齊也。齊也。鄭駟斲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

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

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旌何以告之。取其

道尤二年。左傳讀本卷三。定公。八。

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芳味切

棠。勿翦勿伐。召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

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鄧析。鄭大夫。今其書有鄧析子。納賄鬻獄。傳記多言子產殺之。左氏依國史。言駟啟

殺之。蓋析改鄭所鑄刑書。自著竹策。謂之竹刑。其文可用。而自以他罪見殺也。此君

子蓋當時有祿位者。黨於鄧析。以子然殺之。為非。言其文有益。當於鄧析。以子然殺

讀靜女詩。三章言靜女妹變。又言彤管所書之法。煒美。又言歸荑美異。今子然舍靜

女而取姝管焉。又如竿旄之詩。何以告之。當見彼姝者子。今不用彼姝者子。則是不

忠。詩又言蔽芾小甘棠。不忍翦伐。以召伯曾草舍於此。亦因其人愛其樹也。鄧析非

道光二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三 定公 九

正人。此君子之言不切。其言勸能。亦入議正禮。故左氏存之。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

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

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

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

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

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

勤齊師也。齊師罷。疲。晉

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

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
焉音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
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
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
盡借邑人之車。鏗同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
同靈靈幹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
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
其世有亂乎。

陽虎以寶玉大弓不通用。祇取惡名。故歸
之。六月伐陽關。魯成備。因討虎也。萊門。陽

道光二年左傳讀本卷三

定公

十

關邑門。鏗車軸將斷。麻約使不斷。馳之則
絕。所以絕追者。葱靈者。古露車。此車有衣。
而有蔥櫛可以
觀望。可以卧。

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
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
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
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
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
曰。曩者之難。去聲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
如驂之靳。居觀切晉車千乘。去聲在中牟。衛侯將

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

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

之。衛褚師圍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

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去聲又賤。遇必

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音

媚。杏於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

臣從之。皙音析幘一作績而衣去聲。狸製。公使視東

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

彼賔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

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

尸。公三禚音遂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

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道光二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二十

定公

十一

時齊衛合伐晉。齊從夷儀至五氏。晉軍中牟。衛過中牟至五氏。故經書齊衛次五氏。

也。夷儀本邢地。後入于衛。又入于晉。今邢臺西有夷儀。聊城西亦有夷儀。五氏晉地。

明年傳謂之寒氏。中牟當在衛與五氏之間。杜預亦以滎陽中牟為非。敝無存蓋軍

士。欲有功。連姻貴族。既登城。欲開門延軍。鬪死。門屋雷下。東郭書又登也。讓登者。登

城。當致死。故讓人在後。犁彌亦登。謂書居左。自居右。俟登者眾。然後下入城。書信之

而彌先入。王猛亦登。難猛乃言二人如驂其詐妄。欲擊之。與為難。猛乃言二人如驂

其詐妄。欲擊之。與為難。猛乃言二人如驂

斬書為駿馬在前。已為車中斬馬。稍在後也。龜焦者。非凶不告。焦即說文龜字。衛君銳意過之。晉亦不敢擊。齊克城而驕者。謂新克夷儀。帥賤者。齊君在軍。他隊長多非重臣。晉敗齊師。哀十五年傳云。齊喪車五百。因與衛濟西。襜媢杏以南。則襜媢杏三邑。皆濟西地。智罽謂白齒。衣狸製服。虔杜預皆云。狸裘。哀二十七年注。以製為雨衣。說文云。製。裁也。蓋初裁未成衣。如今雨被。其色斑如狸。此周正之秋。斗建午未申三月。不能衣裳鬪爭也。賈旅者。言先後相讓不逮。以五家免。謂優復五家。不給力役。三襜。謂襲也。小斂也。大斂也。三加命服。犀軒者。軒曲輶。以犀飾之。乘軒。大夫秩也。直蓋車上之蓋。哭推其喪。示哀榮。

經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

道光二十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二十六

定公

三

夾谷公至自夾谷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

人來歸鄆 謹龜陰田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帥師圍郕 音后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圍郕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

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無傳 叔

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 若

切 出奔陳

傳十年春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 實夾谷 孔丘相 去聲 犂彌

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

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

曰。士兵之。兩君合好。去聲而裔夷之俘。以兵亂

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

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

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

同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同而

不以甲車三百乘。去聲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

使茲無還。音旋指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

道光二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三 定公 三

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

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

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

不野合。饗而既具。是弃禮也。若其不具。用秕

一作粃 音七稗皮賣也。用秕稗君辱。弃禮名惡。子

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

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經書夾谷。一名祝其。服虔言在東海。則今

顛榆地。一說今淄川西南夾谷山。去萊州
比顛榆為近。當即是也。襄六年。齊滅萊。故
謂之裔夷之俘。時諸侯不服晉。各為會盟。

道光二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三

定公

四

史記言孔子由司空為大司寇齊魯為好
 會以乘車往孔子攝相事登壇獻酬禮畢
 於旄羽被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傳云士兵
 之者謂孔子行時具左右司馬將以兵擊
 萊舞齊人自闢除去之也茲無還對盟辭
 責汶陽之田即鄆謹龜陰之田鄆東平地
 謹寧陽地龜陰新泰龜山北地皆在汶水
 之北蓋九年陽虎以此奔齊孔子以此責
 之言齊不與同憂魯不當共齊命也盟不
 書者賈逵云諱以三百乘從齊師與宣七
 年諱黑壤盟同杜預云傳言孔子以公退
 是賤者終其事故略不書辭享者恐齊復
 懷詐儀象謂儀尊象尊鄭衆云儀尊飾以
 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毛詩傳云儀尊有沙
 飾字或為獻又讀曰莎蓋莎羽飾之象尊
 一曰以象骨飾之魏晉以後謂為牛象形
 剝為尊或言尊腹作牛象形非古制也諸
 侯相見之禮享在廟燕在朝春秋時僖二
 十八年踐土享襄十年楚邱享十九年蒲
 圃享二十七年垂隴享皆出門野合孔子
 言不出門野合者引正禮拒之稅穀不成
 者稗草似穀者齊歸田經在晉圍衛後傳
 以事相次故在前張守節云鄆東有謝城
 齊歸田謝過魯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
 因名謝城唐

時猶存也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
 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燿子潛切及晉圍衛
 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
 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
 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

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鉤。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齊爲衛伐夷儀。在前年。寒氏即五氏。亦在前年。時邯鄲午守五氏城。衛侯築城于五氏城西北。屯守以困五氏。午之衆宵夜燔散。今午攻衛西門。殺人以報之。涉佗言門中殺人。可謂勇矣。然衛敢啓門而出。午始殺之。若我往。則衛並不敢啓門。且以七十人往。緩步門左右。至則植立不動。至于日中。衛果不啓門也。晉人討衛叛。故由八年。

道先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天

定公

十五

鄭澤之盟。乃殺涉佗。遂成何。棄禮必不鉤者。常言謂無禮之人。必凶終。不得與常人等。君子謂涉佗當之。亦過矣哉。言三年報速。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音后。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

子圍郕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駟赤曰：「郕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去聲駟赤與郕人爲去聲之。宣言於郕中曰：「侯犯將以郕易音亦于齊。齊人將遷郕民。衆兇上聲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

道光二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五

定公

去

猶是郕也。而得紓音舒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

徇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音赦甲於子之門。

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

於齊。齊有司觀郕將至。駟赤使周走呼去聲曰：

「齊師至矣。」郕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

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

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去聲。每出一門，郕

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

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

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

邱。

叔孫成子不敢也。武叔州仇也。公若藐。叔孫之族。公南。叔孫家臣。邱。叔孫氏邑。馬正。工師皆屬官。圍人。州仇之圍人也。圍人執。劍過朝。公若索觀。當授鑲。偽為固陋。授以。劍未鋒刃。公若鄙之而不防。則因以刺之。吳王我乎。言圍人學鱗諸。而以公若為吳。王也。圍人計行。侯犯愧不成功。因以邱叛。揚水詩卒章之四言。謂我間有命。意含不。敢以告人。將沈密圖之。邱在齊魯之間。無。事也。謂無所屬。不能鎮民。齊使至者。犯屬。齊也。為之宣言者。偽為齊命也。眾言異者。赤又以所宣之言告于犯也。多舍置甲于。

道先二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三十六

定公

七

門者。明以衛犯。使從武庫出之。為邱人介也。赤將射之者。偽為犯射邱人也。先如宿者。宿在邱北。挾之行也。邱人及郭門。止犯而索甲。犯言甲有物誌。使赤數付之。犯自行而赤納魯人。犯先屬齊。以邱人名簿上齊。今齊人還致於魯。

宋公子地嬖遽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

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魍欲之。公

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敕乙切

魍而奪之。魍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魍。亦有

頗平聲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同境。君必止子。公

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去聲之請。弗聽。辰曰。

是我廷求往切。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

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苦侯切。出奔陳。

宋景公母弟名辰。公子地者。景公庶弟。長於辰。地扶。雖畏地。故將走。景公不能制地。而憐。雖。故泣也。辰使地出而待罪。公不止之。辰憤而出。又以國。人出。仲佗。石彊。皆宋卿。衆之所望。辰所謂國人也。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

君之他竟同境。寡人何知焉。屬音燭與。敝邑際。故

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

道光二年。武英殿刊刻。左傳讀本卷三十一。定公。七。

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

令之臣。天下之所惡去聲也。君豈以爲寡君賜。

封疆。社稷。是以者。言魯素事齊。本爲封疆社稷也。經書聘在宋事前者。宋事本在前。來告在聘後也。經書齊衛鄭會于安甫。亦謀晉也。安甫地闕。公羊作鞏。齊地。見成二年。

經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

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

大心自曹入于蕭。冬及鄭平。叔還音旋。如

鄭泣盟。

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魑故也

蕭故國今蕭縣莊十二年有蕭叔見宋事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宣十二年楚滅蕭時

蓋為宋邑

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叔弓曾孫叔還如鄭泄盟時晉霸衰魯自僖公以來世服于晉至今叛之故曰始

經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無傳

夏葬薛襄公

無傳

叔孫州仇帥師墮

許規切下同

郈

衛公子孟

道光二十一年武英殿刊刻左傳讀本卷五

定公

九

彊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秋大雩

無傳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

黃

無傳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無傳公

至自黃

無傳

十有二月公圍成

成

無傳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彊

若侯切

伐曹克郊還滑

羅殿

去聲

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

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

郊曹邑也未出不退于列謂殿者在敵境當退列而殿後既出始不退于列今未出

曹境而在師列不成為殿。素厲謂空為厲象以警敵。不如偽為無勇不殿。以誘敵來與之戰。蓋妄語。非軍令。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詳規切三都。於是叔孫氏

墮。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

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

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

須樂頎。音音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

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音謂甫

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

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

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道光二十一年 武英殿刊刻左傳讀本卷三十一 定公 辛

時孔子為司寇。仲由字子路。為季氏家宰。申句須樂頎為公大夫。三都。三家邑。費。郕。

成也。費。郕。叛。大夫亦不能制。故欲墮之。州仇即先墮。郕。鑿侯犯之難也。費宰不狃。不

欲墮。與叔孫輒襲魯。戰敗。姑蔑。泗水東北地。費至魯道也。費襲季氏。故亦墮。成宰公

斂陽。與孟孫謀。乃不墮。成。今寧陽地。在魯北。陽。託辭如此。公圍成不能克。言私邑之

強。故經書公圍公至。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夏築

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

移音 傳無

平蒲 傳無

衛公孟

驅帥師伐曹

無傳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射食亦切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薛弒其君比

無傳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郟

古閩切

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兩晉

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去聲必數日而後及

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

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如字

軒齊侯欲與衛侯乘去聲下同與之宴而駕乘廣

道光二十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三

定公

三

去聲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去聲君

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

曰無晉師乃止

垂葭即郟氏今鉅野地時在東河外時河

北行濟河則今汲縣為河內也此絳謂新

田之絳今曲沃地邴意茲言速濟河伐河

內晉乘傳入告數日始至晉都又須三月

始能整師出至河內我已得勝濟河東歸

矣齊侯從其謀斂大夫軒獨意茲乘軒旌

異之齊侯欲與衛侯乘而不得其辭乃設

宴而駕車以待偽言敵至邀以同乘又告

無寇乃不驅而同載緩行傳

言齊侯輕所以不能成功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

救音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

可。衛是以為去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

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

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去聲者說同脫

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

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

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

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食亦切之姻

也。而相與睦。故不與音圍邯鄲。將作亂。董安

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

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

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

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

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

父嬖於去聲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

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

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

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

道光二十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五 定公 三

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道光十一年

左傳讀本卷六

定公

三

時趙氏宗邑在晉陽。晉水之北。今太原地。邯鄲在山外。亦趙氏邑。以封趙穿。曰邯鄲。

氏。午。穿。曾孫也。十年趙鞅圍衛。衛貢以五百家舍置於邯鄲。今欲舍置晉陽。午已承命。其父兄言不可。驟徙衛爲是故。常親邯鄲。今無故絕之。不如侵齊啓釁。若避齊而徙之。則不絕衛好。趙鞅不察。乃更立午族而殺午。午臣涉賓與趙稷以邯鄲叛。趙氏遂圍之。午舅荀氏。荀如范氏。遂攻趙氏。而趙鞅出奔。時晉六卿。趙簡子鞅。韓簡子不信。魏襄子曼多。范昭子吉射。知文子荀躒。中行文子荀寅。趙范中行相持。韓魏爲趙氏。韓魏知及范臯夷。梁嬰父五人。惡范中行氏。故逐范中行而復趙氏也。董安于。趙氏家臣。高彊。齊人。通晉。

依范中行朝歌。今汲縣。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籀。秋

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鮪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去聲上下同之。戍音庶一作朱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上聲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音豫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去聲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上聲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

道先一年

左傳讀本卷十

定公

音

公叔文子，名發，一作拔。子名戍，一作朱。史鮪，史魚也。享公，謂請公臨其家，無害者。言富而不驕，不爲禍。子臣者，謂文子能守臣禮。上下同之。言上下皆以秉禮爲同德。戍欲去夫人之黨，夫人南子，其黨非正人。

經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

奔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

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

李吳子光卒

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

于泆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音脤無傳

衛世子

崩贖出奔宋衛公孟驅出奔鄭 宋公之弟

辰自蕭來奔無傳 大蒐于比平聲蒲邾子來會

公無傳 城莒父音甫及霄無傳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音庶與其黨故趙

陽奔宋戌來奔

梁嬰父音甫惡董安于謂知音去文子曰不殺安

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

先發難音去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

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

道光一二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天 定公 孟

豫音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

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

寧趙氏定將焉音驚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同暮

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

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

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國語言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蓋前年多戰功嬰父忌之故以其備范中行有本謀請

正其罪史記言安于性緩常佩弦以自急蓋董狐後也祀於趙氏廟以配食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音去二月楚滅

頓

頓國。今商水縣地。近楚陳。而背絕之。牂公羊作膾。牂欲事晉而滅言。晉不足恃。

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

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

三行。屬劔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

奸干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

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

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

一履。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

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

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吳王闔廬。即光也。越王允常子名勾踐。檇李。陘。皆今嘉興地。不卒于檇李。故書卒不

書滅。死士再禽。言使敢死之士往為之禽。使其陳動也。吳卒不動。乃使罪人自刎以

惑之。因屬目。忘備致敗。靈姑浮。越大夫。將指者。手中指。足大指也。此足大指。故並屨

為越所獲。夫差。光子也。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

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玉桃。甲。率狄

一作甲。率狄

一作甲。率狄

道九。一年。武英殿刊刻。左傳讀本卷下。定公。

美

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
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泲。范氏
故也。

泲。土梁之間。即經書牽。在今濬縣北。士鮒
即析成鮒。與小王桃甲。皆范中行黨。齊宋
亦助之。泲。今
濮州西南地。

衛侯爲去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泲。犬去聲子

崩。贖獻孟于齊。過平聲宋野。野人歌之曰。旣定

爾婁。一作蠻力付切猪。盍歸吾艾。一作殺五蓋切豶音加犬子

羞之。謂戲平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一作小君。少

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

見犬子。犬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

走。曰。崩贖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犬子奔

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大

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犬子

則禍余。犬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

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

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南子。宋女。舊與宋公子朝通。靈公召之至
衛。事在前。泲。會此年秋事。齊侯在泲。靈公

道光二年
武英殿刊刻左傳讀本卷三十一 定公 三十一

使犬子獻孟邑于會。故過宋野。孟斂孟。今開州東南地。服虔云。衛侯自會宋公于洮。召宋朝。犬子自齊還。過宋野也。婁豬。舊說為求子豬。言牝豬性不定。得牝而定。殺字。林云。豕三毛聚居者。言三豕同牝。牝定當還殺牝也。蒯聵。犬子。史記云。犬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或蒯聵非南子所生。故史分言之。戲陽速。犬子家臣。公孟彊。其黨也。事醜逆。無可言。故史記亦疑之。戲陽速。蓋小人之有智者。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

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籍秦。籍談子也。與高彊皆獲死。鄭助范中行亦敗潞。今潞城。百泉。今輝縣西。是年經

無冬。蓋文闕。公羊說孔子去魯。冬為陰為臣之象。去冬明無臣。非經旨也。

道光二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三十一 定公 三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麇音鼠

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無傳二月辛丑。楚子滅

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無傳壬申

公薨于高寢。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

侯次于渠蔭。直居切邾子來奔。喪。無傳秋七

月壬申。妣氏卒。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

九月。滕子來會葬。無傳丁巳。葬我君。定公

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辛巳。葬定

妣。冬。城漆。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邾隱公。邾子益也。前年會公于比蒲。茲復來朝。執玉。謂穀璧。子貢衛賜也。孔子弟子。禮為體。心亡。故不體。是年公卒。隱公又來奔。喪於魯。禮厚。哀七年魯伐邾。以邾子歸。

武英殿刊本卷三十一 定公 三

蓋魯君臣離間。不顧舊好。是月鼯鼠食郊牛。鼯鼠黑而小。食人物不知痛。甘口鼠也。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胡國。今阜陽。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去聲是使賜多言者也。

公薨于高寢。不在路寢。聖人不欲人多言機祥。故抑子貢以戒世。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濰。挈。

